

邪劍歪刀



看林天剑，又向外看去，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一名大汉过来道：“报香主，前面的路不通了。”

中年人道：“怎么会不通？”

大汉道：“这，有人档路。”

中年人叱道：“有人挡路也来问我，打发走算了。”

“不是人，是……”

“废物，什么事也得劳我动手。”说着，中年人下了车。

林天剑坐着没动，他不愿动，劫道的事碰的多了。

数丈外，几个大汉围在那指手划脚，中年人走了过去，大汉闪开一条路。看到路中央放着的東西，中年人也不由皱了皱眉。

路中央，插着一个草人，草人的胸前挂着一个牌子，上写道：“牌上剧毒，此路不通”。

中年人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我当是什么东西，一个草人也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，把它拔掉。”

是没听懂他的话，还是没听见他的话，大汉们一个个你看我我看你，却没有一人上前，他们虽不怕高手，但却怕毒药。

中年人把大刀一抖，九环相撞，发出清脆的金属撞击声，大汉们不由一抖，中年人道：“真是废物，牌上有毒，就不会拔草人吗？”凌厉的目光从大汉们的脸上扫过。

大概是中年人的目光起了作用，一名大汉把剑还鞘，来到草人跟前，双手一用力，就把草人扔出一丈远，那块木牌掉了下来，反面竟也有字“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

实。。

木牌刚一落地，那大汉忽大叫起来，众人看去，不由大惊失色，只见大汉的一双手顷刻间肿起老高，而且变成了黑紫色，接着胳膊也肿了起来，衣服就象是打进了气，大汉的脸变了形，痛苦地大叫道：“各位兄弟，求求你们，求求你们啦，给我个痛快吧，我受不了了，哎呀，哎呀……”

十几个大汉全成了木雕，一动不动，两眼直直地看着地上翻滚的大汉。

凄厉的叫声不断传来，车内的林天剑也不由向外看去，见到如此惨景也不由黯然。

刚才还盛气凌人的中年人此时好象是呆了，好一阵儿才醒过腔来，他一步来到大汉的近前，手起刀落，一声大叫，血光飞溅。

看着大汉的尸体，奇丑的中年人扑通跪了下去，然后又极快地站起来道：“把他埋了。”

忙了一阵，人马又继续前行。

中年人的脸色很不好看，奇丑的脸变得有些狰狞可怕，他冷眼看着林天剑，想说什么，只张了张嘴，又把话咽了下去。

刚才发生的事使这些人小心了许多，派了两名大汉不时在前方探路，如此一来，前进的速度慢了下来。

整个下午，这些人全都提心吊胆，生怕再有怪事发生，好不容易熬到了黄昏时分，一路还算平安，这些人的心才放了下来。又走了一段，大汉们一看前方的地形，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。

前面的路变得崎岖，路从两山间穿过去，黑乎乎的山就似两头怪兽卧在那里，虎视眈眈地盯着路上来往的行人，大有一口吞下的意思。

大汉们望着前面的山口，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。

中年人也下了车，看了看前面的山势，犯了愁，“逢山遇寇”，如果是白天还没有什么，现在马上要黑天了，如果不停下来，冒然进去，他不由倒吸了口冷气。

一名大汉过来道：“香主，我们就在这休息吧。”

中年人想了一想，点点头，道：“好吧，不过要多派岗哨，以防不测。”

漆黑的夜，伸手不见五指。

林天剑静静地躺在车内冰冷的木板上，通过窗几，望着天上的繁星，默默地数着，一个，二个，三个……但数着数着又错了，他数不下去了，眼前不断地浮起她的笑容，她的笑是那样甜，那样天真，那样可爱，但现在她可能再也笑不出来了，她一定也在望着天上的星星，她在数星星吗？还是在想……

夜已很深，但他无一丝睡意。

孤灯，忧伤的脸，闪光的清泪。

云燕望着灯花木然地坐着，呆呆地发愣。

她已呆呆地坐了一天。

东方雷怎么说也没有用，最后，也只有坐下来，想着自己的心事……

他到这个世上有二十一个年头了，但这些年中他最高兴的还是在鬼湖英花教中的那几个月。母爱，一个人

只有得到母爱才是最幸福的，自从很小被父亲送到天山学艺，在那里虽然也很好，可是没有母爱。后来，宇内双魔血洗天山，他孤身逃了出来，等他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中，母亲竟走了，不知去向，父亲也变得很冷漠，有时候他都想，父亲是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，家中的一切他渐渐看不惯，最后还是走了出来，堂堂的东方堡少堡主竟成了江湖流浪儿，说起来未免有点可笑，但却是真的。

我是少堡主吗？东方雷默默地念着，可我哪一点象少堡主呢？

为什么，为什么会这样？

这个问题东方雷想了很久，可是没有结果，连一点头绪都没有。

他恍如生活在梦中，眼前的一切是那么近，又是那么遥远、渺茫。

东方雷一声长叹，充满无限伤感。

一阵怪啸突然在山旁的林内响起，怪啸声忽高忽低，忽长忽短，忽远忽近，凄凉无比，好似一个伤透了心的女人的哭泣，又好似一个垂死的人挣扎的嚎叫。在暗夜中忽然响起这怪啸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正在熟睡中的大汉听到怪啸声，同时飞身而起，围住了棚车。

中年人身形一纵到了车外，九环刀在暗夜中闪着寒光。

林天剑也一下子坐了起来，透过车窗看着外面发生

的一切。

怪啸声响起的时候是在北面，但一眨眼的工夫又到了南面，到了西面，到了东面，最后，只觉怪风扑面，沙土飞卷，怪啸声竟绕着棚车飞转起来。

阴风森森，恐怖万分，就是这十几个顶尖的高手也不由有些胆怯。

中年人运足真力大声喝道：“是哪路朋友前来造访，何不现身一见，装神弄鬼算什么英雄？”这语声贯内力发出，暗夜中传的很远，就是在啸声中也听得一清二楚。

怪啸声一下子停了下来，四周死一样的静，静得吓人。

大汉们握紧了刀剑，眼睛一眨不眨，盯视着漆黑的前方，想从中看出点什么，但是什么也没有。

中年人又喝道：“你害怕了吗？快出来！”

还是没有声音，语声一停下来，四周又变的很静。

忽然，前方不远处传来沙沙的脚步声，这脚步声越来越远，竟直奔棚车而来。

大汉们握剑的手心沁出了汗，一个个大瞪双眼搜寻着，因为听脚步声，这人离棚车顶多有两丈远。凭这些人的眼力不会看不见，可他们根本看不到前方的人。

他就似一个游魂，但游魂哪有脚步声，而大汉们却明明听到了脚步声。

一股凉意从脚下直袭大汉们的头顶，冷汗流了下来。

在这些人中，中年人的武功最高，而且又是这伙大汉的香主，但遇到今天这样的事还是第一次，他凝目细看，漆黑的林中果有一团如浓墨般的东西向这里缓缓飘

来，脚步声就是从那里发出的。

一声长啸，中年人如离弦的箭向黑物飞射而去，啸声中，九环刀狂舞，护住周身上下，刀出劲风破空，凌厉的刀风中树上的枯枝被击得四散飞去。他来到近前，又一下子愣住了，哪有什么黑物的所在？

一个起落，中年人急速抽身，回到车旁，再向刚才的地方看，果然，那团浓墨不见了。

中年人疑疑惑惑，是被自己冲散了，还是……

不待他想下去，怪啸声又响了起来，这一次竟是在车的上方。

大汉们齐向上方看去，却什么也没有。

啸声中，那沙沙的脚步声又响了起来，而且好象不是一个人，象是很多人在围着棚车疾走。

一道寒光，在暗夜中就似一道闪电，亮得出奇，夺人眼目，随着寒光的出现，东面的一名大汉一声惨叫，庞大的身躯便倒了下去，同时暗夜中传来一个阴森森的声音：“第一个。”

大汉们忽的紧张起来，原来周围真的有人，而且，一出手就杀了一个弟兄，敌暗我明，如何是好？

但中年人没有退缩，大汉们也不敢后退一步，只能把刀剑立于胸前，凝神戒备，以防不测，至于能不能阻住来人的一击，他们谁也不知道。

怪声过后，又变得很静。

中年人有些沉不住气了，叱道：“有种的，出来真刀真枪地较量。”

一阵怪啸之后，黑暗中又发出了一个声音：“第二

个。”

话声在西面响起，西面的三个大汉一抖，正要有所行动，寒光又一闪，又倒下了一個。

“第三个”，“第四个”。

除了大汉沉重的倒地声，没有别的什么声音。

冷汗湿透了衣衫，大汉们几乎缩成一团，但他们没忘了握紧手中的剑，虽然剑也有些发抖。

就这样……

东方发白，长夜终于过去。

大汉们提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，他们虽然放不了心，却没有放下手中的剑，松了口气后，他们才想起看看昨夜死去的弟兄，当他们向地上看去时，不由大惊失色。

地上的尸体竟然不见了，可他们明明听到了惨叫声和人倒地的声音。

来人能从他们的身旁抢走地上的尸体，会不会抢走车内的人？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他们一定是为林天剑来的，一想起林天剑，中年人不由一惊，他一个箭步来到车旁，一下子掀起了车帘。

林天剑正坐在车内，冷冷地看着他。

“哼，林天剑，你不要以为有人来救你，从今天开始，不给你饭吃，不给你水喝，反正如果你死不了，我就能交差。”中年人狠狠道。

林天剑笑了笑，道：“但愿我能看着你们一个个死去。”

中年人的手一抬，九环刀放在了林天剑的脖子上，道：“说，救你来的是什么人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？”

“你有什么样的朋友你不知道吗？”中年人的手一动，血流了下来。

林天剑闭上了眼睛，不再理他。

中年人见问不出什么，就收起了刀。

昨夜的一阵折腾使这些大汉没有一点精神，吃了一点干粮之后又向前走去。

进了山口，两侧是刀削的石壁，高及百丈，谷内被遮得暗暗的，人行其间如果抬头上看，只能见一线青天。大汉们除了赶车的只剩下了八个人，这八个人再也不敢分开，每边两人护卫着棚车向谷内行进。

扑啦啦，群鸟惊飞，把大汉们吓了一跳，中年人向两边看了看，道：“快，加快速度！”

“驾”，赶车的一声喝叱，长鞭在空中打了个响花，车轮滚滚，马蹄翻飞，八个大汉施展轻功，人马向前疾进。

三十里的山路很快过去，看见了前面的山口，山口两边是茂密的森林，大路穿林而过。前面的两大汉正向前疾行，突然，一声脆响，路上弹起了一条绊马索。

两大汉虽然非常小心却想不到会从脚下飞出东西来，再想收脚已来不及了，但两大汉一身功力非同等闲，情急之下，同时脚下用力，腾身而起，在半空中一个云中翻，向下落去。

赶车的大汉见发生情况，一声大喝“吁”，两匹马八蹄齐定，停在路中。

其余的大汉不约而同地齐聚于车旁，功贯周身，刀

剑齐举。

中年人眉头一皱，他虽然知道一定会有情况发生，但真的出现敌情，却也心中一惊，他不知道来人的功力如何，为了什么，如果要救林天剑，昨夜就能救走，但为什么没有救呢？

满腹疑问，没人能解。

再说两大汉身向下落，离地只有半尺左右，砰地又是两声轻响，大汉的脚下又出现了两条绊马索，一下子，大汉再也躲不过去了，绊马索疾弹，大汉的身躯被弹起三丈多高，两大汉正要调内力向下落，忽从林内射出两道寒光，两声惨叫同时响起，身躯似断线的风筝向下摔落，溅起尘土四散飞扬。

三道绊马索颤抖抖横于路上，象三道要命的绳。

面对三道绊马索，众大汉脸上变色，如临大敌，没有一人向前。

一阵阴风从林内卷出，尘土纷飞，众大汉不由浑身一抖。

望着大汉的狼狈相，林天剑笑道：“草木皆兵。”

中年人横了一眼林天剑，若是平时他早已发作，但今天不能，大敌当前，外犯为主，林天剑乃笼中鸟网中鱼飞不掉滑不了，日后自有对付他的时候。他看了看众手下，厉喝道：“还不把绊马索砍了。”

一名大汉向前一纵，来到第一道绊马索前，一剑劈下，剑落索断，又一剑，断了第二根，当来到第三根时，绊马索不砍自断，大汉的尽力一剑劈了个空，一个收势不住，身向前纵，急忙跑了两步才拿桩站稳。

索断路通，但没有一人前进。

中年人对着森林大声道：“哪路朋友，有本事出来相见。”

回答他的只是林涛怒吼，百树齐摇。

中年人又连喝了两声，林内还是没有动静，骂了一句后，道：“起程！”

还没等众人迈步，林内忽响起了一声怪啸，啸声和昨夜的一模一样，但只响了一声，又消失了。

迈出的脚同时收回，毛发直立，额见冷汗，等了一阵，见没有动静，这才提着心，向西行去。

过了森林，是一片平原，田野辽阔，数里的一切极目可望，田中虽有干活的庄稼人，却没有人注意这辆棚车。

大汉们这才放下了心。在这样一望无际的地方，敌人是不会出现的。

果然，一个中午，顺利地过去。

前面是一个村镇，赶车的停下了车，问道：“香主，是穿村而过还是绕村而走？”

中年人向前看了看，小村不大，也就有几十户人家，他又看了看周围的大汉，道：“穿村而过。”

村内一片死寂，没有人声，没有犬吠，一栋栋房子就似埋葬人的棺木，村庄就似墓地。

人车进了村，墓地内仿佛有了生机，但这生机太小了，立刻笼罩在一片死寂的气氛中。

“停。”中年人一声厉喝，人马停住。

中年人下了车，对一大汉道：“去，看看房里有没有

人？”

“遵命。”大汉应了一声，提刀向最近的一家走去。

看似很结实的院门在大汉的掌下轰然倒下，空旷的院内响起了单调的脚步声，大汉壮着胆子，向房内走去。

这是三间瓦房，房门紧闭。

大汉走到离房门三尺的地方站住了，他左掌微抬，贯十成功力向房门击去，轰地一声，瓦房一抖，木门被击得粉碎。

透过满室灰尘，大汉向里一看，不由后退两步。

堂屋内对着门的地方，霍然摆着一付红漆棺木。

等了一阵，见毫无动静，大汉才壮着胆走了进去。

看样子这房内好久没人住了，棺木上落了一层灰尘，有铜钱厚，另两个屋内没有人也没有棺材。

大汉走到木棺前，左掌向棺盖用力一推，人也借力向后斜飘五尺，轰地，棺盖落地，接着，又恢复了平静。

大汉钢刀前举，一步步逼近红漆棺，到近前向里一看，咦，呆呆地愣在那。

棺内空空如也，哪有尸体在？

既然没有尸体，好好地房内为什么摆一个空棺呢？

大汉不明其理，见没有人，就退了出去，向中年人报告了院内的一切。

中年人想了想，忽然笑了，林天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笑，这一笑比哭还难看。大汉们虽不知中年人笑什么，但他笑了，笑总比哭好。中年人回到车上，一挥手道：“没事的，走。”

再有两户就出村了，忽然，一阵怪异的声音从左边

的院内发出，众人的脚步刚停下，院门咣地被撞碎，飞出来的竟然是一付漆红棺木，红漆棺无声无息地落在地上，堵住了去路。

在没有人烟的死村，路上突然出现一个会飞的红漆棺，就是你胆子再大，这一下也受不了。

大汉们你看我我看你，他们虽是一流的高手，如果与人交战那算不了什么，但连日来遇到的怪事把他们的胆量吓走了一半，武功也好似低了许多。

望着无声的红漆棺，他们进退两难。

如果说回去，掉转车头就可以回去，但如果那样的话，岂不叫人笑掉大牙？七个一流高手竟被一付红漆棺吓得走了回头路，这要传出去，他们的脸还往哪放？如果向前走，红漆棺就象征着地狱，而谁也不想先进地狱。

武林中人宁可要面子也不要命，他们决不能回头，只有向前走。

红漆棺静静地摆在那，大汉们紧张到了极点。

这里虽然没有刀剑的拼杀，但是，这里的气氛却比沙场要可怕得多，简直叫人透不过气来。

中年人的眼睛疾速地转了转，忽然向大汉们一挥手。

于是，人影错飞，刀剑耀眼，随之木屑纷飞。

一具好好的红漆棺被六个大汉劈得只剩下了一堆木屑。

棺，是空棺。

想不到，又是一场虚惊。

但是，红漆棺没有翅膀，它决不会自己从院内飞出来。一定有人，一定有人用内力把红漆棺从院内推了出来。

来。

那么，人呢？

这个时候，众人也管不了太多，他们唯一的想法就是尽快离开这要命的死囚庄。

这时，右边的院子传出一阵怪声，路上又多了一付红漆棺，其位置和刚才的一模一样。

这一次，再也不用中年人挥手，六条人影在刀闪的寒光陪同下，向红漆棺扑去。

中年人望着红漆棺，奇丑的脸上又有了笑容，这一次一定和刚才一样。

但，他的笑容刚一绽开，就被眼前的情景吓了回去。

轰地，棺盖突然飞起二丈多高，向大汉们的头顶落去，同时，棺内也出现了一个长发怪人，随着一声怪啸，他双手一挥，立刻，银芒弥空。

这一下，六条大汉可倒了恶运。

反应快的，虽躲过了砸向头顶的棺盖，可躲不过方圆三丈弥空的剧毒针雨；反应慢的，上边挨了砸，下边中了针。

结果，两人死于棺盖，四人死于毒针。

中年人九环刀狂舞，才把射到近前的毒针震得四散飞射，可前边的那匹马却倒了下去。

一切都平静下来了，中年人再看棺内，哪里还有怪人的影子？

中年人用刀支地，才撑住了快要瘫下去的身子，但冷汗已湿透了衣衫，心扑扑狂跳。

好吓人的场面。

中年人不敢再想，他让赶车人卸下了前边的牲口，又把红漆棺移开，跳上车，道：“快走。”

赶车人用颤抖的手抓住了缰绳，又无力地甩了一下丈八长鞭，喊了一声“驾”，棚车又向前驰去。

想不到一天一夜的工夫，十几个护卫全死了，就剩下了自己和赶车人，中年人一阵心跳，他看了看躺在车上的林天剑，狠狠道：“若不是你，老子何必受这个苦。”

说着，一刀向下劈去。

林天剑闭着双目，暗道：我命休矣。

但等了半天，刀也没有落下来，于是，他睁开了双目，见中年人正狠狠地瞪着他，九环刀举在半空，却迟迟不落，林天剑心中一笑，又闭上了眼睛。

中年人哼了一声，收起了刀。

马车狂奔，后面扬起一道烟尘。

前面仍是一望无际的原野。

就在这时，前面地平线上突然出现三个黑点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近，看清了，是三个骑马的劲装大汉。

赶车人道：“香主，有人拦路。”

中年人向前一看，果然那三个骑马人来到前面十丈左右一齐停了下来，他又向周围看了看，只有这三个大汉，心中一定，道：“不理他，闯过去。”

赶车人道：“是。”长鞭一甩，叭地一声，车速丝毫不减，向前冲去。

前面的三人看样子毫无让路的意思。

眼看，一车三马就要撞在一起。

赶车人大叫道：“闪开。”丈八长鞭抡圆了向马上人

甩去，鞭风呼啸，原来这赶车人也非庸手。

马上之人见鞭甩到，不躲不闪，左边的大汉轻舒铁臂，向鞭上抓去，赶车人心中一惊，手腕一抖，鞭头在空中划了个弧形，仍击向马上人的头顶。

马上的大汉道了一声“来的好！”身形一跃从马上纵起，右手向后一探，掌中多了一柄寒光剑，剑花朵朵，既躲过了赶车人的一鞭，又向赶车人还了一招。

剑放寒气，寒气逼人。

赶车人倒吸口凉气，也从车上站了起来，双手一转，鞭杆夹风扑地向大汉扫去。

几声轻响，木屑斜飞，赶事人手中的鞭杆短了一半，他这下再也不敢用鞭杆，转过来，抡动丈八软鞭，刷刷几下，竟把扑来的大汉逼得不能前进半步。

扑来的大汉身形一落，站在了棚车的顶上，舞动手中剑，与赶车人战在一起。

此时，中年人也下了车，但他没有轻易出手，只是站在一旁，冷眼看着车上的拼斗。

马上的大汉仗着兵刃之利此时已处上风，赶车的大汉虽然只有招架之功，但他仍在咬牙支持。

突够，马上的大汉弯腰闪过了赶车人的软鞭，身形向前扑去，手中剑连划，把赶车人逼下了车。马上的大汉见有机可乘，一声长啸，由上扑下，寒光剑狂舞。

一声惨叫，血光四溅。

马上大汉身形腾空而起，在空中划了道美丽的弧形，回到了马鞍之上，长剑入鞘。

这时，赶车人才倒了下去，他的胸前出现三个血洞。

中年人再也忍不住了，九环刀一摆，就要向上冲。

马上中间的大汉道：“慢。”

中年人一愣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中间的大汉一摆手，三人飞身下马，大汉忽拱手道：“请问阁下可是李香主？”

中年人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正是我，你们是谁？”

中间的大汉笑着道：“真是大冰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，我们是奉教主之命前来接你们的。”

中年人怀疑地道：“你们是谁，怎么知道我？”

大汉道：“我们是大公子手下的差使，以前我曾听公子说过你，‘神刀九环，刀刀夺命’的李香主，不会错吧。”

李香主这才放了心，道：“我还以为遇到了拦路的，你们为什么杀死赶车的弟兄？”

大汉道：“传副教主火急密令，情急之下，难以分辨。”

李香主点点头道：“什么密令？”

大汉道：“车内的可是林天剑？”见李香主点头，又道：“副教主密令，对林天剑就地正法，违者斩。”

听完这句话，李香主才松了口气，道：“若是教主早下命令，也不至于死了十几个弟兄。”说着，来到车内，把林天剑提了出来。

这几天林天剑吃的本来就少，再加上今天不给吃不给喝，浑身无力，已成虚脱状态，李香主已把林天剑提到路旁，冷冷道：“姓林的，这一次你死定了。”

林天剑无力地睁开双目，向天空望去，空中只有白